石洲詩話

自叙

自乙酉春迄戊子夏巡試諸郡每與幕中二三同學聯船窗論詩有所剖析隨手劄小條相付積日既久彙合遂得五百餘條秋閒諸君皆散歸又屆報滿受代之時坐小洲石畔日與粵諸生申論諸家諸體因取前所劄記散見者又補益之得八百餘條令諸生各鈔一本以省口講而備遺忘本非詩話也時乾隆三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覃谿

石洲詩話卷第一

大興 翁方綱

入唐之初永興鉅鹿並起而鉅鹿骨氣尤高

王無功以眞率疎淺之格入初唐諸家中如鸞鳳羣飛忽逢野鹿正是不可多得也然非入唐之正脈

劉汝州希夷詩格雖不高而神情淸轉亦自奇才

李巨山汾陰行末四句明皇聞而掩泣曰李嶠眞才子也此事互見明皇傳信記及鄭嵎津陽門詩注而一以爲將幸蜀登花萼樓使樓前善水調者登而歌之一以爲過劍閣下望山川忽憶水調辭二條小異○漢武秋

風辭此結四句脫胎所自也用其意而不用其詞特爲
妙麗至老杜渼陂行竟用其辭而並不相犯乃尤妙也
此即詞場祖述可覘古人之變化

李巨山詠物百二十首雖極工切而聲律時有未調猶
帶齊梁遺習未可遽以唐人試帖例視

薛少保驅車越陝郊一篇即杜詩所謂少保有古風得
之陝郊篇者也古風蓋指擬古詠懷之體今觀此詩依
然阮公遺意也可見唐初諸公原有此一種直至陳拾
遺乃獨用此格直接古調耳此可見少陵之於唐賢處
處尋求古人門戶

詩有可以不必分古今體者如劉生驄馬芳樹上之回等題後人即以平仄粘聯之體爲之豈應用作律詩乎在初唐人則平仄又未盡粘聯者尤可以不必分也

伯玉感遇詩翺發宜都渚一章乃正合古樂府巫山高之本旨後人作巫山高詩皆不如此

唐初羣雅競奏然尚沿六代餘波獨至陳伯玉岬兀英奇風骨峻上蓋其詣力畢見於與東方左史一書

伯玉薊邱覽古諸作鬱勃淋漓不減劉越石而李滄溟止選其燕昭王一首蓋徒以格調賞之而已

伯玉峴山懷古云邱陵徒自出賢聖幾凋枯感遇諸作

亦多慨慕古聖賢語杜公陳拾遺故宅詩云位下何足傷所貴者聖賢正謂此也今之解杜者乃謂以聖賢指伯玉或又怪聖賢字太過何歟

杜必簡於初唐流麗中別具沉摯此家學所由啟也

沈雲卿龍池篇大而拙其勢開啟三唐而非七律之盡善者盧家少婦一篇斯其佳作

沈宋律句匀整格自不高存山目以射雕手當指字句精巧勝人耳

沈宋應制諸作精麗不待言而尤在運以流宕之氣此元自六朝風度變來所以非後來試帖所能幾及也

盧鴻一嵩山十志詩似是騷裔而去騷益遠此不過自遣其遣而已

張燕公秋風樹不靜君子歎何深即杜之凉風起天末君子意如何所本也洞房懸月影高枕聽江流即入簾殘月影高枕遠江聲所本也杜於唐初前哲大都攬其菁英不獨原本家學

曲江公委婉深秀遠出燕許諸公之上阮陳而後實推一人不得以初唐論

明順德薛剛生序南海陳喬生詩謂粵中自孫典籍以降代有哲匠未改曲江流風庶幾才術化爲性情無愧

作者然有明三代嶺南作者雖衆而性情才氣自成一格謂其仰企曲江則可謂曲江僅開粵中流風則不然也曲江在唐初渾然復古不得以方隅論

近時粵中所刻曲江公集頗未精校即如開卷載蘇子瞻一詩其詞之俚不知出誰附會其金鑑錄之偽則阮亭皇華記聞已辨之

王尉灣詩句張燕公手題政事堂殷璠謂詩人已來少有此句至其終南山一篇亦自超雋非復唐初諸公平迆之製

崔侍郎湜白鹿觀詩擣藥芝童下焚香桂女留即杜金

華槪詩焚香玉女跪霧裏仙人來所本也芝童桂女仙人玉女皆以仙靈之類爲辭不必確有所指近時解杜者煩穿鑿可笑

讀孟公詩且毋論懷抱毋論格調只其清空幽冷如月中閒磬石上聽泉舉唐初以來諸人筆虛筆實一洗而空之真一快也

崔司勳顥矦有似俠客一流

崔司馬國輔詩最有古意如悵矣秋風時余臨石頭瀨更何必以工於發端目古人乎

齊梁遺音在唐初者長篇則煩而易濫短篇則婉而多

風如崔國輔五言小樂府是也

崔司馬樂府殷璠以爲古人不及然下簾彈箜篌不忍見秋月不如爲舞春風多秋來不堪著故侵珠履跡不使玉階行不如書眉猶未竟魏帝使人催也其故難以言詮。故侵珠履跡二句阮亭以爲直用庾詩然視庾尤巧矣

盛唐之初若獨孤常州及薛侍郎據皆遒勁雄渾少陵之嚆矢也侍郎曾與少陵同登慈恩寺塔今其詩不傳

。耶燕子爲祖員外詠則右丞之先聲也

右丞五言神超象外不必言矣至如故人不可見寂寞

平陵東未嘗不取樂府語以見意也豈獨唐子西語錄始以樂府取給詩材乎

今之選右丞五古者必取下馬飲君酒一篇七古則必取終南有茅屋一篇大約皆自李滄溟啟之此元遺山所謂少陵自有連城璧爭奈微之識碔砆者也

古今詠桃源事者至右丞而造極固不必言矣然此題詠者唐宋諸賢畧有不同右丞及韓文公劉賓客之作則直謂成仙而蘇文忠之論則以爲是其子孫非即避秦之人至晉尚在也此說似近理蓋唐人之詩但取興象超妙至後人乃益研核情事耳不必以此爲分別也

王荆公詩亦如蘇說而崇寧中汪彥章藻一詩亦佳乃曰花下山川長一身則亦以爲避秦人得仙也○劉賓客之作雖自有寄託然遜諸公詩多矣郭茂倩並取入樂府似未當

昔人稱李嘉祐詩水田飛白鷺夏木囀黃鸝右丞加漠漠陰陰字精彩數倍此說阮亭先生以爲夢囈蓋李嘉祐中唐時人右丞何由預知而加以漠漠陰陰耶此大可笑者也然右丞此句精神全在漠漠陰陰字上不得以前說之謬而概斥之

岑嘉州詩忽思湘川老欲訪雲中君此乃後人用雲中

君之所本也與九歌原旨不同

嘉州之奇峭入唐以來所未有又加以邊塞之作奇氣益出風會所感豪傑挺生遂不得不變出杜公矣

高常侍與岑嘉州不同鍾退谷之論阮亭已早辨之然高之渾朴老成亦杜陵之先鞭也直至杜陵遂合諸公爲一手耳

李東川王母歌云若能鍊魄去三尸後當見我天皇所此二語前人已言其寓意然篇中複道歌鐘杳將暮深宮桃李飛成雪二句復不讓少陵麗人行楊花青鳥一聯也東川句法之妙在高岑二家上

高之渾厚岑之奇峭雖各自成家然俱在少陵籠罩之中至李東川則不盡爾也學者欲從精密中推宕伸縮其必問津於東川乎

東川七律自杜公而外有唐詩人莫之與京徒以李滄溟揣摹格調幾嫌太熟然東川之妙自非滄溟所能襲也

古人唱和自生感激若早朝大明宮之作並出壯麗慈恩寺塔之詠並見雄宕率由興象互相感發至於裴蜀州之才詣未遂齊武右丞而輞川唱和之作超詣不減于王此亦可見

龍標精深可敵李東川而秀色乃更掩出其上若以有明宏正之間徐迪功何與李何鼎峙則有唐開寶諸公太白少陵之外舍斯人其誰與歸○司空表聖之論曰傑出於江寧宏肆於李杜信古人不我欺也

常建第三峯詩願與黃麒麟欲飛而莫從此亦是順口急氣之故可以取證歐公菱溪大石詩○常較王孟諸公頗有急疾之意此所以爲飛仙也又多仙氣語

儲侍御張谷川舍詩雉喧春澗滿梯倚綠桑斜雖只小小格致然此等詩却是儲詩本色翁謂一人自有一人神理須畧存其本相不必盡以一概論也阮亭三昧之

旨則以盛唐諸家全入一片空澄澹泞中而諸家各指其所之之處轉有不暇深究者學人固當善會先生之意而亦要細觀古人之分寸乃爲兩得耳

常尉以元妙得之儲侍御以淺淡得之儲近王常近孟而常勝於儲多矣

元次山別何員外詩結句不然且相送醉歡於坐餘與韓文公送王含序結句同旨而韓尤妙矣次山稱文章之弊煩雜過多欲變淫靡以系風雅然其詩朴拙處過甚此乃棘子成疾周末文勝等虎豹犬羊爲一鞹者也天資至德之際英哲相望似未可盡以文勝抹之君家

遺山所云風雲若恨張華少溫李新聲奈爾何未必決

山之詩遂爲有唐風雅正宗也獨其詩序則猶有致（）

觀篋中集所錄其意以枯淡爲高如以孟東野詩投之

想必愜意也

盛唐諸公之妙自在氣體醇厚興象超遠然但講格調

則必以臨摹字句爲主無惑乎一爲李何再爲王李矣

愚意拈出龍標東川正不在乎格調耳

漁洋先生云李詩有古調有唐調當分別觀之所錄止

古風二十八首蓋以爲此皆古調也然此內如秦皇掃

六合天津三月時鄭客西入關諸篇皆出沒縱橫非斤

斥於踐迹者卽此可悟古調不在規摹字句如後人之貌爲選體枸枸如臨帖者所謂古者乃不古耳

子昂太白蓋皆疾梁陳之艷薄而思復古道者然子昂以精深復古太白以豪放復古必如此乃能復古耳若其揣摹於形迹以求合奚足言復古乎

漁洋云韓蘇七言詩學急就篇句法如鴉鴟鷹鵰鴙鵠鶤騅駓駰駱驪騮騵等句近又得五言數語蘇詩蚌螺魚鼈蟲盧仝鰻鱣鮎鯉鱠云云然此種句法用作七言可耳五言卽非所宜解人當自知之恭漁洋先生所謂五古者專指唐賢三昧一種淡遠之體而言此體幽閑

貞評何可雜以急管繁絃他日先生又謂東坡效韋蘇州之作是生查子詞者所此旨也至於五言詩則初不限以一例先生又嘗云感興宜阮陳山水閒適宜王韋鋪張敘述宜老杜若是則格由意生自當句由格生也如太白云天上白玉京十二樓五城若以十二樓五城之句入韋蘇州詩中豈不可怪哉不必至昌黎玉川方爲盡變也

魏程曉詩云今世褦襶子觸熱到人家字書褦襶不曉事也音耐戴而太白詩云五月造我語知非佁儗人字書佁夷在切癡貌儗海愛切儓儗癡貌儓字下又注云

又他代切儗儗擬貌按佁儗音義並與礙礙相似太白詩當即用程詩也然儗字恐不當與儗字相連此是字書因佁誤儓耳

敖器之評太白詩如劉安雞犬遺響白雲歸其存歿無定處愚謂須知太白又自有十分着實處耳然器之語自妙

太白詠古諸作各有奇思滄溟只取懷張子房一篇乃僅以豈曰非智勇懷古欽英風等句得贊歎之旨乎此可謂僕拾糟粕者也○入手虎嘯二字空中發越不知其勢到何等矣乃却以宋字縮住下三句又皆實事無

一字裝他門面及至說破報：又用雖字一勒眞乃逼到無可奈何然後發洩出天 地皆震動五个字來所以其聲大而遠也不然而但講虛讚空喝如懷古欽英風之類使後人爲之何不値錢而況在太白乎

太白遠別離一篇極盡迷離不獨以元肅父子事難顯言蓋詩家變幻至此若一說煞反無歸着處也惟其極盡迷離乃卽其歸着處○綠雲謂竹

太白秋思云海上碧雲斷單于秋色來單于嘗指臺

太白云山隨平野盡江入大荒流少陵云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此等句皆適與手會無意相合固不必謂

相爲倚傍亦不容區分優劣也

太白五律之妙總是一氣不斷自然入化所以爲難能蘇長公横翠嶔崟一聯前人比于杜陵峽中覽物之句然太白作上皇西巡南京歌云地轉錦江成渭水天迴玉壘作長安則更大不可及矣○西巡之歌殊于風雅之旨不類安史之亂豈得云輕拂邊塵不覩杜公直書仙仗離丹極妖星帶玉除乎甚且鋪張蜀中濃麗尤爲非體若反言之則不必若正言之則不宜直不能作北征之篇亦何必有西巡之頌也此事在唐自非細故而李杜二家爲有唐一代詩人冠冕若此之類何以立詩

教乎

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其李詩之謂乎太白之論曰寄興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若斯以談將類于襄陽孟公以簡遠爲旨乎而又不然蓋太白在唐人中別有舉頭天外之意至於七言則更迷離渾化不可思議以此爲寄興深微非大而化者其烏乎能之所謂七言之靡殆專指七律言耳故其七律不工

李詩補注一書頗未修整即如中間小謝又清發乃以惠連作注竟若不知題爲宣城謝朓樓者此猶蘇詩之王注未經淘洗故耳如有識力者取而刪補訂正之亦

快事也

元相作杜公墓係有鋪陳排比藩翰堂奥之說盖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之中有藩籬焉有堂奥焉語本極明至元遺山作論詩絶句乃曰排比鋪張特一途藩籬如此亦區區少陵自有連城璧爭奈微之識碔砆則以爲非特堂奥即藩翰亦不止此所謂連城璧者盖即杜詩學所謂參苓桂朮君臣佐使之說是固然矣然而微之之論有未可厚非者詩家之難轉不難於妙悟而實難於鋪陳終始排比聲律此非有兼人之力萬夫之勇者弗能當也但元白以下何嘗非鋪陳排比而杜公所以

爲高曾規矩者又別有在耳此仍是妙悟之說也遺山之妙悟不減杜蘇而所作或轉未能肩視元白則鋪陳排比之論未易輕視矣即如白之和夢遊春五言長篇以及遊悟眞寺等作皆尺土寸木經營締構而爲之初不學開寶諸公之妙悟也看之似平易而爲之實艱難元白之鋪陳排比尙不可躋攀若此而況杜之鋪陳排比乎微之之語乃眞閱歷之言也自司空表聖造二十四品抉盡秘妙直以元白爲屠估之輩漁洋先生題之每戒後賢勿輕看長慶集蓋漁洋之教人以妙悟爲主者故其言如此當時宣城施氏已有頓漸二義之論韓

文公所謂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難耳

墓係又舉夏殷周千餘年仲尼緝拾選練取三百篇至子美之作使仲尼鍜其旨要尙不知貴其多乎哉此亦究極波瀾之言竹垞先生有言王制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得列于詩者僅十有一而已殆所操類隣國之音所沿者前人體製則膠固不知變變而不能成方司馬遷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複信矣聖人固未嘗盡以少爲貴顧其多者篇體何如耳然漁洋先生謂少陵晚年五律後半往往重複墓系所舉則但以諸大篇全局論之南宋金華杜仲高旟讀杜詩有仲尼不容刪之句可作此註脚

自初唐至開寶諸公非無古調但諸家旣自爲體段而紹古之作遂特自成家如射洪曲江是也獨至杜公遒以紹古之緒雜入隨常酧酢布置中呑吐萬古沐浴百寶竟莫測其端倪所在

奉先詠懷一篇羌邨三篇皆與北征相爲表裏此自屈雅降風以後所未有也迹熄詩亡所以有春秋之作若詩不亡則聖人何爲獨憂耶李唐之代乃有如此大制作可以直接六經矣○滄溟首先選次唐詩而此等皆所不取乃獨取玉華宮一篇蓋以萬籟笙竽秋色瀟灑爲便於撥拾裝門面耳

垂老別一首土門壁甚堅二句接上加餐通是述其老妻代慮之詞勢異鄴城下以下則行者答慰其妻也注家多未之及

羌邨第一首歸客千里至五字乃鳥雀噪之語下轉入妻子方爲警動若鳥雀知遠人之來而妻子轉出自不意者妙絕妙絕若直作少陵自說千里歸家不特本句太實太直而下文亦都僵緊無復伸縮之理矣此等處最是詩家關捩而評杜者皆未及○蘇詩塔上一鈴獨自語明日顚風當斷渡下七字即塔鈴之語也乃少陵已先有之

四松詩得愜千葉黃愜與恊同亦慳惜之意得愜者不

得恔也。或作得愧非。足以送老姿亦錢刻之訛耳本作足爲送老資訛二字卽講不通矣錢本之謬類如此他如雨聲先以風以訛已（種萵苣）杜曲換耆舊換訛晚（壯遊）實唯親弟昆實訛晉（別李義）泪吾隘世網泪訛泊（望嶽）雲霜屯不足屯訛此（三川觀水漲）之類實不可枚舉

杜之魄力聲音皆萬古所不再有其魄力旣大故能於正位卓立鋪寫而愈覺其超出其聲音旣大故能於尋常言語皆作金鐘大鏞之響此皆後人之必不能學必不可學者苟不揣分量而妄思攀援未有不顚蹶者也

杜五言古詩活於大謝深於鮑昭蓋盡有建安黃初之

質際而并有王孟諸公之虛神不可執一以觀之
漁洋以五平五仄體近於游戲此特指有心爲之者言
若杜之淩晨過驪山御榻在嵽嵲憂端齊終南澒洞不
可掇前登寒山重屢得飲馬窟鴟梟鳴黃桑野鼠拱亂
穴淸暉回羣鷗暝色帶遠客至于山形藏堂皇壁色立
積鐵于五平五仄之中出以疊韻並屬天成非關游戲
也

乃是蒲城鬼神入阮亭抹之豈虞其戇耶然妙處固到
極頂看其上下銜接是何等神理不以阮亭之抹而稍
減也昔太倉王宮詹原祁嘗自言作畫使筆如金剛杵

此可以參杜詩○阮亭先生意在輕行浮彈不着邊際見地自高此所謂言各有當也即如歐公明妃曲後篇阮亭亦嘗譏之而其妙自不可及

歌屈鐵迴枝之雙松故以直幹爲出路而說者乃以直幹難畫謂少陵以此譏之不亦異乎

杜公相從歌銅盤繞蠟光吐日一句蘇長公因之作日喻古人文章善于脫化如此

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一篇前云蹴踏風沙後言騰驤磊落而中間特着顧視清高氣深穩一句此則矜重頓挫相馬入微所以苦心莫識寥寥今古僅得一支

迺一韋諷耳韋諷只是借作影子亦非僅僅此人眼力
足配道林也此一段全屬自喻故不覺因而自嘅想到
三大禮獻賦時矣末段微引翠華並非尋路作收此乃
正完得可憐二字神理耳
杜古柏行中間雖有憶昨一折然落落盤踞以下只是
渾渾就古柏唱嘆朱注分上二句咏成都之柏此二句
咏夔府之柏殊可不必要知此等處不須十分板劃也
東坡和張耒高麗松扇詩可憐堂上十八公老死不入
明光宮萬牛不來難自獻裁作團團手中扇萬牛句可
作古柏行誰能送三字注脚又東坡木山詩木生不願

回萬牛願終天年仆沙洲即從不露文章意脫化而出古人之善用事如此

唐之八分自開元時已多趨肥碩李潮于尓時筆法能步武李蔡故八分小篆歌謂書貴瘦硬而以嶧山傳刻之肥本反形之及後又迴繞入分乃却以肉字顯出之至蘇文忠作墨妙亭詩則因亭中石刻自秦篆嶧山稽碁蘭亭以迨顏徐諸人家數旣多體格不一所云短長肥瘠飛燕玉環特總統檃栝之詞故借杜詩語側入以見筆鋒耳此所謂言各有當不得因此二詩而區別論書之旨以爲杜蘇殊嗜也○苕溪漁隱叢話云唐初書

得晉宋之風故以勁健相尚褚薛尤極瘦硬開元天寶以後變爲肥厚至蘇靈芝輩幾於重濁杜詩云云雖爲篆而發亦似有激於當時也此論與鄙意相合

漢人分隸古勁至唐以後乃漸以流麗勝此詩之所謂不流宕者不獨對草書言之也漁洋論此歌有敗筆不知指何句而言蓋漁洋論詩以格調撐架爲主所以獨喜昌黎石鼓歌也石鼓歌固卓然大篇然較之此歌則杜有停蓄抽放而韓稍直下矣但謂昌黎石鼓歌學杜此篇則亦不然韓又自有妙處

杜公以取樂喧呼之重濁字眼放入三更風起寒浪湧

之下其手腕有萬鈞之力如取樂之字眼拋出如蜻蜓點水一毫不覺其滯實此誰能之而後人不知一味塡實即如作遊宴詩將取樂一種字眼放入有不合人間而嘔噦者乎○渠偏不怕而下文又以歡會字放入令人不知杜公有多大喉嚨而以爲我輩亦可如此所以紛如亂絲也

陪姚通泉宴東山一首即渼陂行也更不用湘妃漢女等迷離之幻字而直用眞景則晚年之境更大也

朱鳳行顧分竹實及螻蟻盡使鴟梟相怒號盡即恐切曲禮虛坐盡後食坐盡前左傳公子商人盡其家貸于

公卽此畫字也猶儘教之儘白黑二鷹詩雪飛玉立盡清秋之畫亦同此又劉夢得且盡薔芽歛手徙李義山錄楊枝外盡汀洲亦皆此畫字

杜五律亦有唐調有杜調不妨分看之不妨合看之如欲導上下之脈溯初盛中之源流則其一種唐調之作自不可少且如五古內贈衛八處士之類何嘗非選調亦不可但以杜法槩乙之也此如右軍臨鍾太傅丙舍力命諸帖未嘗不借以發右軍之妙處耳

竊謂花柳更無私却不如欣欣物自私更爲化工之筆願與解人質之

杜五律所思一首當是與地下蘇司業一首同時而作

末句無計斷龍泉指蘇也解此方覺第六句頓挫之妙徒勞望牛斗乃倒因下句生耳解者或以此二句仍作懷鄭則不通矣

杜五律洞房諸作七律秋興諸作皆一氣噴灑而出風涌泉流萬象吞吐故轉有不避重複之處其他諸什大都類此其巨細精粗遠近出入各自爭量分寸之間不必以累複爲疑也七律到後來實無可以變化處不得不參以拗體五律地窄則不能也此等處微究之至

贈張垍詩無復隨高鳳蓋因上數聯敘張之寵遇不曾朝陽斷羽故此句落到自己言不克追隨也劉會孟謂

用古人姓名錢箋駁之亘是但高鳳二字如此用則另當記出

謁先主廟一首只雜耕二句跟上仗老臣來指武侯說其餘俱與武侯無涉而說者必牽武侯所以關張耿鄧句不可通也錢箋以為公自叙是矣而亦不免粘着武侯何也近又有查初白評本謂孰與四句應移至事酸辛之下此尤謬矣○乘時應天皆指先主所謂有王者興必有名世也事酸辛則正接下歇字所謂運移漢祚終難復志決身殲軍務勞也（劉夢得蜀先主廟詩得相能開國五字可作此篇注脚）

杜公之學所見直是峻絶其自命稷契欲因文扶樹道教全見於偶題一篇所謂法自儒家有也此乃羽翼經訓爲風騷之本不但如後人第爲綺麗而已無加飛騰而入者已讓過前一輩人不得不懷江左之逸謝鄴中之奇而緣情綺靡斯已降一格以相從矣又無奈所遇不偶遷流羈泊併所謂緣情者只用以慰漂蕩尤可慨也故山不見只作愁賦別離之用更何堪說遠想風騷低徊嘗構牽連綴迷纏縷及之豈僅以詩人自許者乎宣政殿退朝一首五六二句烘染出遲春容醞藉而傾心戀君之意亦復流溢筆墨讀者但作寫景看淺矣

杜晚出左掖一詩較之春宿左省篇尤爲含蓄醞藉評家或稱其退食之風度或稱其得諫臣之體皆未得其深處蓋其日晚出左掖乃純是一片戀主之忱融結而出所以覺得簇仗齊班之際晝漏殊淺也散而迷者非因身在柳邊正因心在君側耳末句騎馬二字筆畧宕開欲雞栖乃正泊合實自比於日夕雞塒之暫安而非如所謂出銀臺門上馬謂之大三昧者也觧此則雖出而猶未出雖栖而猶未栖卽雖晚而猶未晚也觧此則五六句濃染之筆更有精神矣

杜五律雖沉鬱頓挫然此外尚有太白一種豐盛唐諸

公在至七律則雄闢萬古前後無能步趨者允爲此體中獨立之一人

不覺前賢畏後生此反語也言今人嗤點昔人則前賢應畏後生矣嬉笑之詞以此翻不必與莊論耳○六絶句皆戒後生之沿流而忘源也其曰今人嗤點曰爾曹輕薄曰今誰出羣曰未及前賢不惜痛詆今人者蓋欲俾之考求古人源流知以古人爲師耳六首俱以師古爲主盧王較之近代則盧王爲今人之師矣公有近代惜盧王之句漢魏則又盧王之師也風騷則又漢魏之師也此所謂轉益多師言其層累而上師又有師直到極頂必須

風雅是親矣此乃汝師汝知之乎蓋深嫉今人之依牆靠壁目不見方隅者而以此做覺之也盧王亦且必祖述漢魏漢魏亦且必祖述風騷知此中之誰先則知今人之所以不古若矣故曰未及前賢更勿疑也第五首不薄今人愛古人句皆作不肯薄待今人說愚竊以爲不然使如此說則下三句俱接不去矣其曰輕薄爲文哂未休即指今人之好嗤點古人者此句之今人亦猶是也薄乎云者即上輕薄之薄言今無出羣之雄而翻多嗤點前輩則此風乃今時之薄也故反言以醒之曰若不此之薄而不古之愛文法倘如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則必逐

逐于詞句之巧麗而已吾知其不深求古人立言之意而但惟是一詞之美一聯之麗必依附為鄰而已耳揣其意亦豈不謂從此可以方駕屈宋哉然自我觀之恐與齊梁作後塵也如此則不流于僞體不止與下章未及句亦復針鋒相接也別裁僞體正是薄之也親風雅正是愛之也杜陵薄今人嗤點之輩至于如此與爾曹身名俱滅之言未免太刺骨矣故題之曰戲也皇甫持正嘗歎時人詩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爲罪人矣此語可作六絶句注腳

杜曉洲詩危沙折花當注家或以為花蒂非是

李陵蘇武是吾師此七字乃孟雲卿平日論詩之語觀

下句可見

孰知二謝將能事頗學陰何苦用心言欲以大小謝之性靈而兼學陰何之苦詣也二謝只作性靈一邊人看陰何只作苦心鍛鍊一邊人看似乎公之自命乃欲兼而有之亦初非眞欲學陰何亦初非眞自許爲二謝也正須善會

杜詩自在嬌鶯恰恰啼今解恰恰爲鳴聲矣然王績詩年光恰恰來白公悟眞寺詩恰恰金碧繁疑唐人類如此用之又韓文公華山女詩聽衆狎恰排浮萍白樂天櫻桃詩洽恰舉頭千萬顆狎恰即洽恰

杜詩有不待辨而知者如鼓角漏天東之用大小漏天遺恨失吞吳之爲失在吞吳筍根稚子之指筍皆灼然無疑而說者必曉曉不已何也

近日有讀杜心解一書如送遠九日崔氏莊諸葛大名等篇所解誠有意味然若干索摘文句太頭巾酸氣蓋知文而不知詩也不過蔽之杜詩論文杜詩詳註等畧爲有說耳其實未成片段

石洲詩話卷第二

大興　翁方綱

劉隨州龍門八詠體清心遠後之分題園亭諸景者往往宗之

偶讀高季迪吳越紀遊詩海昌城樓望海之作嘆其筆力優裕因思劉文房龍興寺望海詩似覺閑散而乃更切實更澗大前人之不可及如此然非心氣寧定之後不知也

杜公不意書生耳臨衰厭鼓鼙與劉隨州跡遠親魚鳥功成厭鼓鼙不同

隨州七律漸入坦迤矣坦迤則一往易盡此所以啓中晚之濫觴也隨州只有五古可接武開寶諸公耳○錢仲文七律平雅不及隨州而撐架處轉過之

盛唐之後中唐之初一時雄俊無過錢劉然五言秀絕固足接武至於七言歌行則獨立萬古已被杜公占盡仲文文房皆湣右丞餘波耳然却亦漸於轉調伸縮處微微小變誠以熟到極處不得不變雖才力各有不同而源委未嘗不從此導也

王孟諸公雖極超詣然其妙處似猶可得以言語形容之獨至韋蘇州則其奇妙全在淡處實無迹可求不得

已則取徐迪功所謂朦朧萌坼渾沌貞粹八字或庶幾
可仿象乎○柳州稍重然妙處亦復不減
儲得陶之質韋得陶之雋
班倢伃怨歌行云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已自恰好
至江文通擬作則有畫作秦王女乘鸞向烟霧之句斯
爲刻意標新矣迨劉夢得又演之曰上有乘鸞女蒼蒼
網蟲遍卽此可悟詞場祖述之秘妙也
劉賓客自稱其平蔡州詩城中晨雞喔喔鳴城頭鼓角
聲和平云云意欲駕於韓碑柳雅此詩誠集中高作也
首句城中一作汝南古雞鳴歌云東方欲明星爛爛汝

南晨雞登壇喚蔡州即汝南地但日晨雞自是用樂府語而城中城頭兩兩唱起不但於官軍入城事醒切抑且深合樂府神理似不必明出汝南而後覺其用事也末句忽驚元和十二載更妙此以竹枝歌謠之調而造老杜詩史之地位正與大歷三年調玉燭二句近似此由神到不可强也○其第二首漢家飛將下天來馬箠一揮門洞開亦確是李愬夜半入蔡真情事下轉入從容鎮撫歸到相公正復得體叙淮西事當以夢得此詩爲第一

劉賓客西塞山懷古之作極爲白公所賞至于爲之罷

唱起四句尚是傑作後四則不振矣此中唐以後所以氣力衰颯也固無八句皆緊之理然必鬆處正是緊處方有意味如此作結其乃飲滿時思滑之過耶荆州道懷古一詩實勝此作

劉賓客之能事全在竹枝詞至于鋪陳排比輒有傖俗之氣山谷云夢得竹枝九章詞意高妙昔子瞻嘗聞余詠第一篇歎曰此奔軼絶塵不可追也又云夢得樂府小章優於大篇極爲確論山谷又賞其淮陰行而疑脫柰二字今刻本則是晚來耳

東坡峽山寺詩山僧本幽獨乞食況未還雲碓水自舂

松門風爲關語意全本皇甫孝常送少微上人詩但合人不覺耳又賈岸金山行欻然風生波出沒瀖濩晶熒無定態居人相顧非世間如到日宫經月窟信知靈境長有靈往者不得無仙骨數語即東坡金山詩所脫胎也在岸詩本非高作而蘇公脫出實境來神妙遂至不可測古人之善于變化如此

白公天竺詩本皇甫孝常秋夕寄懷契上人詩而出以連珠體自合人不覺此等處皆足見古人之脫化

自錢劉以下至韓君平輩中唐諸子七古皆右丞調也全與杜無涉

劉賓客詩品無論錢劉柳尙在郎君胄韓君平之下

韓君平鳴磬夕陽盡捲簾秋色來已漸開晚唐之調蓋

律體奇妙已無可以爭勝前人故不得不於一二平仄

間小爲變調而骨力漸靡則不可强爲也

大歷十才子盧綸司空曙耿湋李端諸公一調韓君平

風致翩翩尙覺右丞以來格韻去人不遠皇甫兄弟其

流亞也郎君胄亦平雅獨錢仲文當在十子之上○江

隣幾所志乃十一人有皇甫曾而無冉無韓翃不知何

所據也王應麟玉海所記與唐書盧綸傳同是十人有

韓無兩皇甫然兩皇甫爾時極負重望不知何以不入

十子之列若有會無冉則尤不可解矣且升盧于錢之上亦不知何謂

古詩爲焦仲卿妻作云新婦初來時小姑始扶牀今日被驅遣小姑如我長勤心養公姥好自相扶將初七及下九嬉戲莫相忘顧況棄婦詞乃云憶昔初嫁君小姑纔倚牀今日辭君去小姑如妾長回頭語小姑莫嫁如兄夫直致而又帶傖氣可謂點金成鐵

顧逋翁歌行邪門外道直不入格

戎昱詩亦卑弱滄浪詩話謂昱在盛唐爲最下已濫觴晚唐是也然戎昱是衛伯玉之辟當是大歷初年其爲

刺史乃在建中時應入中唐不應入盛唐

戴容州懷素上人草書歌始從破體變風姿可證義山韓碑語

容州七古皮鬆肌軟此又在錢劉諸公下矣

戴容州嘗枯藍田日暖良玉生烟之語以論詩而其所自作殊平易淺薄實不可解

中唐六七十年之間除韋柳韓三家古體當別論其餘諸家堪與盛唐方駕者獨劉夢得李君虞兩家之七絶足以當之

韓公筍蘭操雪霜貿貿薺麥之茂按傳元董逃行歷九

秋篇薺與麥兮夏零蘭桂踐霜逾馨董仲舒雨雹對薺麥始生由陽升也薺麥正當寒冬所生故曰雪霜貿貿祇惟薺麥之是茂也與傅元同用以託蘭而意有反正

○子如不傷二一句在篇中為最深語蓋有不妨聽汝獨居之意較不採何傷更進一層然說着不傷而傷意已深矣此亦妙脫本詞也前曰何傷後曰之傷迴環婉摯評家或以子指夫子我指蘭非是

韓文公岳陽樓詩宜春口未知在何處注以為宜春郡非也且上句云在袁州而下句夜纜巴陵洲注云即岳州亦殊可笑

妥帖力排奡奡字五百家注本內引論語奡盪舟甚是宋末月泉吟社送詩賞小劄云語無排奡體不效崑此可證也舊以奡與傲同作排奡兩字連說者未然也

文公雙鳥詩卽杜詩春來花鳥莫深愁公詩萬類困陵暴之意而翻出之其爲己與孟郊無疑劉文成二鬼詩出於此

唐詩似騷者約言之有數種韓文公琴操在騷之上王右丞送迎神曲諸歌騷之匹也劉夢得竹枝亦騷之裔盧鴻一嵩山十志詩最下

文公琴操前人以入七言古蓋琴操琴聲也至蘇文忠

醉翁操則非特琴聲乃水聲矣故不近詩而近詞

昌黎劉生詩雖紀實之作然實源本古樂府橫吹曲其通篇敘事皆任俠豪放一流其曰東走梁宋南逾橫嶺亦與古曲五陵三秦之事相合末以酬恩讐結之仍還他俠少本色不然昌黎豈有敎人以官爵酬恩讐者耶不惟用樂府題兼且用其意用其事而却自紀實並非仿古此脫化之妙也

韓文公約六經之旨而成文其詩亦每于極瑣碎極質實處直接六經之脈蓋爻象繇占典謨誓命筆削記載之法悉醞入風雅正旨而具有其遺味自東晳韋孟以

來皆未有如此沉博也

詠果雖苦味美於回孟東野詩則苦澀而無回味正是不鳴其善鳴者不知韓何以獨稱之且至謂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亦太不相類此眞不可解也蘇詩云那能將兩耳聽此寒蟲號乃定評不可易

李長吉驚才絕艷鏘宮戛羽下視東野眞乃蚯蚓竅中蒼蠅鳴耳雖太露肉然却直接騷賦更不知其逸詩復當何如此眞天地奇彩未易一洩者也

長吉憐公一篇直是徐庾妙品不知者乃編入律詩誤矣看其通用韻處自明

韓門諸君子除張文昌另一種自當别論皇甫持正李習之崔斯立皆不以詩名惟孟東野李長吉賈閬仙盧玉川四家倚仗筆力自樹旗幟蓋自中唐諸公漸趨平易勢不可無諸賢之撐起然詩以温柔敦厚爲叙必不可直以範硬爲之此內惟長吉錦心繡口上薄風騷不專以筆力支架爲能其餘若玉川月蝕一篇故自奇作閬仙五律亦多勝槩外此則如東野玉川諸製皆酸寒幽澀令人不耐卒讀劉乂冰柱雪車二詩尤爲粗直傖俚而韓公獨謂孟東野以其詩鳴則使人惑滋甚矣孟盧皆硜硜小音執定不化安可接武韓詩必欲求接

韓者定推歐陽子

韓公效玉川月蝕之作刪之也對讀之最見古人心手相調之理然玉川原作雄快不可逾矣

摭言稱賈島跨驢天衢吟落葉滿長安之句唐突京尹然此詩聯對處極爲矯變必非湊泊而成者也

劉言史亦昌谷之流但少弱耳嚴滄浪詩話賞之終未爲昌谷敵手也張碧則更傖氣矣

張王樂府天然淸削不取聲音之大亦不求格調之高此眞善于紹古者較之昌谷奇艷不及而眞切過之

歐陽詩話云王建宮詞言唐禁中事皆史傳小說所不

載唐詩紀事乃謂建爲渭南尉贈內官王樞密云云以解之然其詩實多秘記非當家告語所能悉也其詞之妙則自在委曲深摯處別有頓挫如僅以就事直寫觀之淺矣

元和間權武二相詞並清超可接錢劉武公之死有關疆埸而文詞復清雋不羈可稱中唐時之劉越石嚴滄浪但舉權相猶未盡也

白公五古上接陶下開蘇陸七古樂府則獨闢町畦其鉤心鬥角接筍合縫處殆於無法不備

白公官牛樂府從丙吉問喘事翻出

白公之妙亦在無意此其似陶處也即如宋人詩有時俗物不稱意無數好山俱上心稱爲佳句而白公則云有山當枕上無事到心中更爲自然

白詩巫山暮足霑花雨隴水春多逆浪風語本杜詩夜足霑沙雨春多逆水風

竹枝泛詠風土柳枝則詠柳其大較也然白公楊柳枝詞葉含濃露如啼眼枝嫋輕風似舞腰小樹不禁攀折苦乞君留取兩三條于咏柳之中寓取風情此當爲楊柳枝詞本色薛能乃欲搜難抉新至謂劉白宮商不高亦妄矣

唐人詩至白公自不當盡以阮亭先生所講第一義繩之蓋白公詩格調聲音之皆不事也阮亭力戒人看長慶集但取其一二小詩此在阮亭先生固當如此阮亭獨標神韻言各有當耳阮亭先生意中卻非抹煞白公之妙也看十選中所取自見尚恨胡孝轅十籤阮亭未嘗全見耳

白公之爲長恨歌霓裳羽衣曲諸篇自是不得不然不但不蹈杜公韓公之轍也是乃劉灘頓挫獨出冠時所以爲豪傑耳始悟後之欲復古者眞强作解事

張王已不規規于格律聲音之似古矣至元白乃又伸

縮袖換至于不可思議一層之外又有一層古人必無依樣臨摹以爲近古者也

元相望雲騅歌賦而比也玉川月蝕詩點逗恆州事則亦賦而比也而元則更切本事矣詩至元白針線鉤貫無乎不到所以不及前人者太露太盡耳

徐昌國燕歌易水動劍舞白虹流本于鮑溶秋思詩燕歌易水怨劍舞蛟龍腥也徐之學古能以神致發揮之所以爲妙

張祜金山詩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只唐人常調耳而譚藝家奉爲傑作失之矣

中唐之末如呂溫鮑溶之流概少神致李涉李紳稍為出類然求之張王元白數公皆未能到況前人耶盛之後漸趨坦迤中之後則漸入薄弱所以秀異所結不得不歸樊川玉溪也

張祜絕句每如鮮葩颭灔微水泊浮不特故國三千里一章見稱於小杜也

徐凝廬山瀑布詩千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白公所稱而蘇公以爲惡詩芥隱筆記謂本天台賦飛流界道之句然詩與賦自不相同蘇公固非深文之論也至白公稱之則所見又自不同蓋白公不於骨格間

相馬惟以奔騰之勢論之耳阮亭先生所以與白公畢
論者其故亦在此
李贊皇詩亦軼倫雖不敵香山亦權武二相之亞也
李廓樂府視張王大減不知才調集何以拾仲初而獨
取之此自是好惡各別而阮亭先生十選以應付彼十
家則有餘不可以概三唐作者也
周賀五律頗有意味在中末晚初諸人五律之上倘可
頡頏溫岐
姚武功詩恬淡近人而太清弱又太盡此後所以漸
靡靡不振也然五律時有佳句七律則庸軟耳大抵此

時諸賢七律皆不能振起所以不得不讓樊川玉溪也

小杜感懷詩爲滄州用兵作宜與罪言同讀郡齋獨酌詩意亦在此王荆公云末世篇章有逸才其所見者深矣

小杜濃薰班馬香對屈宋說自指班固馬相如此二句謂詩賦也上文已括史書關與亡此不應復及馬史班史杜詩以我似班揚班與揚可合稱則馬亦可合稱不必定指馬遷也今人但因班馬異同書名熟在人口因以此句指二史其實非也

樊川眞色眞韻殆欲吞吐中晚千萬篇正亦何必效杜

故小杜詩自滴堦前大梧葉干君何事動哀吟亦在南
唐吹皺一池春水語之前可證杜黑白鷹語
小杜之才自王右丞以後未見其比其筆力迴斡處亦
與王龍標李東川相視而笑少陵無人謫仙死竟不意
又見此人
只如今日鬢絲禪榻畔茶烟輕颺落花風自說江湖不
歸事阻風中酒過年年直自開寶以後百餘年無人能
道而五代南北宋以後亦更不能道矣此真悟徹漢魏
六朝之底蘊者也
詩不但因時抑且因地如杜牧之云南山與秋色氣勢

兩相高此必是陝西之終南山若以詠江西之廬山廣東之羅浮便不是矣即如夜足霑沙雨春多逆水風不可以入江浙之舟景閶闔晴開詄蕩蕩曲江翠幕排銀牓不可以詠吳地之曲江也明矣今教粵人學爲詩而所習者止是唐詩只管蹈襲勢必盡以西北方高明爽塏之時景熟於口頭筆底豈不重可笑歟所以閩十子吳四子粵五子皆各操土音不爲過也○格調自要高雅不以方隅自限此則存乎其人耳

玉溪五律多是絕妙古樂府蓋玉溪風流醞藉尤在五律也近時程午橋補注以爲花鳥諸題多是平康北里

之志亘然

義山碧城三首或謂咏其時貴主事蓋以詩中用蕭史及董偃水精盤事阮亭先生亦取其說然竹垞跋楊太真外傳則謂妃不由壽邸入宮證以此三詩一咏妃入道一咏妃未歸壽邸一咏明皇與妃定情係七月十六日此說當爲定解而注家罕有引之者

藥轉一篇程箋以爲如廁之義亦謂出自竹垞然此詩之境頗淺

微婉頓挫使人蕩氣迴腸者李義山也自劉隨州而後漸就平坦無從覩此丰韻七律則遠合杜陵五律七絕

之妙則更深探樂府晩唐自小杜而外惟有玉溪耳溫岐韓偓何足比哉

歐公言平生作文得自三上予嘗戲謂義山詩殆兼有之鬱金堂北畫樓東廁上詩也天上眞龍種馬上詩也臥後清宵細細長枕上詩也

飛卿七古調子元好郎如湖陰詞等曲郎阮亭先生之音節所本也然飛卿多作不可解語且同一濃麗而較之長吉覺有傖氣此非大雅之作也

溫詩五律在姚武功之上盡溫詩短篇則近雅如五古欲出鴻都門一篇實高作也

許丁卯五律在杜牧之下溫岐之上固知此事不盡關塗澤也七律亦較溫清迥矣趙嘏五七律亦皆清迥許之匹也

馬戴五律又在許丁卯之上此直可與盛唐諸賢儕伍不當以晚唐論矣然終覺樊川義山之妙不可及

司空表聖在晚唐中卓然自命且論詩亦入超詣而其所自作全無高韻與其評詩之語竟不相似此誠不可解○二十四品真有妙語而其自編一鳴集所謂撑霆裂月者竟不知何在也

曹鄴劉駕古詩皆無足取李羣玉五古實勝司空表聖

不可以名譽而甲乙之也表聖秋思詩阮亭所選然只得五六一聯耳

陸魯望謂張祜元和中作宮體小詩辭曲艷發及老大稍窺建安風格誦樂府錄知作者本意短章大篇往往間出諫諷怨譎時與六義相左右善題目佳境言不可刊置他處此爲才子之最此段論詩極有見而其所自作未能擇雅何也○所謂不可刊置別處非如今日八股體曲曲鉤貫之謂也乃言每一篇各有安身立命處耳如太白遠別離蜀道難等篇極其迷離然各篇自有各篇之歸宿收拾卽如樂府各題名自一種神氣以此

易彼則毫釐千里矣

皮陸聯句詩勝其自作盖兩賢相當節短勢偪則反掩其孱弱之狀也○聯句體自以韓孟爲極致然韓孟太險皮陸一種固是韓孟後所不可少

鄭嵎津陽門詩只作明皇內苑事實看不可以七古格調論之

杜詩公孫大孃弟子舞劍器行但稱公孫劍舞初第一津陽門詩云公孫劍伎方神奇其注則直云有公孫大孃舞劍當時號爲雄妙劍舞劍伎語尙可通至云舞劍則毋乃傳聞異詞耶豈當時人卽以劍器曲名呼爲舞

劍鮓

晚唐人七律只于聲調求變而又實無可變故不得不轉出三五拗用之調此亦是熟極求生之理但苦其詞太淺俚耳然大約出句拗第幾字則對句亦拗第幾字阮亭先生已言之至方干每見北辰思故園則單句三五自拗此又一格葢必在結句而後可耳

胡曾詠史絕句俗下令人不耐讀

唐彥謙師溫八叉而頗得義山風致但稍弱耳

鄭都官以鷓鴣詩得名今即指煖戲烟蕪云云之七律也此詩殊非高作何以得名于時鄭又有貽歌者云座

中亦有江南客莫向春風唱鷓鴣此雖淺然較彼詠鷓鴣之七律卻勝

吳融李周彈箏歌起句古人云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乃知此語未必然李周彈箏聽不足此起法已開元人門逕

韓致堯香奩之體遡自玉臺雖風骨不及玉溪生然致堯筆力清澈過于皮陸遠矣何遜聯句瘦盡東陽固不應盡以脂粉語擅場也

韓致堯寒食日重遊李氏園亭一篇以七律作扇對格此前人所少也

咸通十哲概乏風骨方干羅隱皆極負詩名而一望荒蕪實無足採杜荀鶴至令嚴滄浪目爲一體亦殊淺易大約讀唐詩到此時披沙揀金甚爲不易即追想錢劉諸公已爲高會規矩又毋論開寶也

阮亭先生綠楊城郭是揚州爲時所稱至形諸圖畫然唐人韋莊已有初日照揚州之句此尤自然可愛也然韋集又有綠楊城郭雨淒淒之句乃華下作則似乎不類

韋莊在晚唐之末稍爲官樣雖亦時形淺薄自是風會使然勝於咸通十哲多矣

羅虬比紅兒詩俚劣之甚亦胡曾詠史曹唐遊仙之類乃以此得名于時亦奇矣

曹唐如巫婆念咒化齋令人掩耳欲其亟去

楊誠齋謂詩至晚唐益工蓋苐挑摘于一聯一句閒耳以字句之細意刻鏤固有極工者然形在而氣不完境得而神不遠則亦何貴乎巧思哉

杼山觀王右丞維滄州圖歌云滄洲說近三湘口誰知卷得在君手披圖擁褐臨水時翛然不異滄洲叟此篇在唐人本非傑出之作而何仲默題吳偉畫用此調法遂成巨觀此所貴乎相機布勢脫胎換骨之妙也今若

取杜陵題畫膾炙人口之大篇摹其韻句調法有是理乎

東坡十二琴詩若言絃上有琴聲云云已爲禪偈子矣而杼山戞銅椀爲龍吟歌云未必全由戞者功聲生虛無非椀中則更在前

詩話載唐僧齊己謁鄭谷獻詩自封修藥院別下着僧床谷覽之云請改一字方可相見經數日再謁改云別掃着僧床谷嘉賞結爲詩友此一字元本改本俱無好處不知鄭谷何以賞之唐詩僧多鼻鼻之格惟皎然靈一差勝

釋子之詩閨秀之詩各自一種隨其所到皆可成名獨于應制之作非其所宜此體自應求諸文學侍從之彦豈可以此等當之若唐詩内所載上官婉兒與貝州宋氏姊娣詩皆是也近日顧俠君撰詩林韶濩多錄釋子之詩殊令人生厭

晚唐之漸開鬆浮者莫如皮陸之可厭此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也後之不從事于大本大原而專以擣撦鬬湊爲事者實此一種啟之楊誠齋所以不免也

此事必要從源頭打出方是眞境卽聖人所謂言有物也若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則安得有通之日哉厭斁之

滋不能不追憾皮陸一輩人然有志者竟當自立奈何
恕古人耶甚矣廓除一切之難也
漁洋十選大意歸重在般播元結二本而以文粹爲備
文粹首載樂章樂歌琴操體矣然元次山之補樂歌徒
有幽深之韻未爲古雅之則至皮襲美補九夏歌豈足
與韓之琴操同日而語耶